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劉蕺山集卷十三

明 劉宗周 撰

墓誌銘下

大中丞張浮峯先生暨配胡淑人合墓墓誌銘

大中丞浮峯張先生卒將八十年而其聞孫孔時氏始以窺中之石請銘於予蓋前此先生卜塋未定也方伯公方遠巡有待以迄於今而孔時乃脩厥曠典自非當

世尚論君子不足以與於斯而予豈其人哉然予既辱
交孔時有年竊有聞於陽明先生師友淵源之際不禁
其向往之私有不容已於論著者蓋先生固文成高弟
子也文成以良知之說教天下一洗學者訓詁支離之
習返之踐履而要歸於當念卓然孔孟之旨也乃學焉
者往往不得其說動求之狂慧不免轉增元解解愈元
而知之良愈晦浸淫趨於邪說下者仍不離訓詁而已
文成在日目擊及門之士固已知其不免明示詆訶獨

橫山東郭中離數君子佩其師說不忘而在越復有先生云文成常曰吾門不乏慧辨士至於真切純篤無如叔謙叔謙先生字則先生之學於文成可知也居恒每謂學者曰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孟子之道萬物我備良知之說如是而已又曰學先立志不學為聖人非志也聖人之學在戒懼謹獨不如是為學非學也其發明師旨類如是迨文成沒而慧辨之業日新月盛先生獨以反躬鞭辟卓立其間使後學有所持循則良知宗旨傳

之至今不盡為邪說所蝕先生力也先生官轍前後在江西最久政事之暇日與東郭念菴洛村楓潭諸公聯講會以訂証文成之學因闢正學書院於省會羣彥士而脩業焉先生歲時進考其成喁喁如也異時名世鉅儒多出其中已又建懷玉書院於信州以處湖東諸郡士且特迎龍溪緒山兩先生遞主講席江右宗風丕振遂留緒山卒文成年譜之役相與上下其議論踰年而竣先生之有功於師門如此先生有至性甫二週而喪

考郡守公輒知哀慕飲食居止異常時年十六自塾歸
猝逢虎患傷其臂神色不渝識者知其氣量及既登丈
成之門篤信其師說而力行之大端以戒懼為入門而
一意求諸踐履事母唐恭人終身孺慕不衰閨門雍肅
服官蒞政所至有建明不愧其學同門之士稱純粹似
伯淳篤誠似君實云晚年見地益高嘗揭座隅曰惟有
主則天地萬物自我而立必無私斯上下四旁咸得其
平亦足窺先生所至所著語錄及文集若干卷歿祀賢

宗又陪祀文成於天真於越允矣其有光於吾道也先生諱元冲世家山陰白魚潭里自皇考少叅公以來累世簪纓為於越鼎族先生弱冠舉於鄉五上公車登嘉靖戊戌進士筮仕中書舍人改吏科給事中疏論分宜入相謂其心術不光不宜在天子左右分宜憾之又疏罷中官之遣織造者遷工科都給事中時世廟方事元脩居齋宮日久先生數以視朝請不報同時言事者禍不測咸為先生危之弗顧也頃之出為江西叅政晉廣東

按察使視海道縛海賊徐碧溪何亞八叙功賜白金大計考天下第一丁母唐恭人憂服闋補江西右布政轉左尋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會閩中流賊犯境勢披猖先生疏請旗牌行便宜命將出師日以斬獲聞餘黨方次第投首而汪副使出戰忽爲賊所戕贛院被論落職省中忌者復及先生並奉旨回籍公論為不平而先生處之怡然代者未幾解兵事乃追頌先生云先生歸二年卒於里門年六十有二配胡氏封孺人以子

方伯公貴封太宜人而孔時列狀稱恭人佐夫子以恭
儉則成其令德啓哲裔以義方則世其家聲悉而數之
其事上也敬其御下也嚴其接姻黨族里也惠而周蓋
內德之茂有如此者享年若干而卒斯足以徵先生刑
于之化也子一即方伯公一坤而孔時則仲孫鉉晉府
左長史皆世其家學其他詳狀中先生生於弘治壬戌
卒於嘉靖癸亥恭人生於弘治丙寅卒於萬曆乙酉始
方伯公塋先生於麟寶山越若干年而孔時卜之不吉

乃以某年月日改葬先生於秦望山之陰某山恭人合
焉是為浮峯先生合葬墓始先生讀書浮峯寺文成顧
而登其巔曰此山卓絕不羣叔謙似之為題浮峯書室
而去故學者遂稱浮峯先生

銘曰浮峯高高不可極何年聳出神鰲脊崑崙一氣於
焉息溟渤流沙盡揮斥蓬萊之島洞天側朝宗遠近培
塿匹惟有浮峯立如壁傍睨恍惚爭辟易豈知平地無
奇特實者其履虛者識合下良知獨為則淵源紫陽相

羽翼終古靈光且不蝕秦碑夏簡遺文寂紫氣還浮讀
書室

徵士印臺章公墓誌銘

予少孤養於外家年十七從塾師假館於印臺公予於
公中表行而公已儼然前輩不敢進而論席硯交間聆其
言論風采未嘗不望以為天下長者既謝去稍稍濶疎
於公而公名德日積而施於鄉予過母黨詢人物無不
首屈指公者無何公遂以仲子散委禽予女益習公平

生及公歿而公諸子持公狀以乞予隧道之銘予何能
辭公章氏諱懷德字天成印臺其別號也世家會稽儋山
里代有令人科名爵位炳朗三朝而以德行稱者於今
則推徵君焉始公以諸生進胄監需次日久謝去晚由
廷臣應詔薦公有治郡材被徵不起終老於家故稱徵
君云公考靜齋公蚤世公進承其大父少叅公脩趨庭
之業顧不屑章句而惟謹身飭行以敦儒風期不墮少
叅公箕裘而已少叅公宦橐不踰中人公力佐以儉約

且耕且讀迨少叅公歿而公竟起家至素封予每見近世士大夫以墨著者輒不及一傳而敗少叅公之所遺子孫者幾幾耳而獨能取償於今日蓋世德相承服禮秉度之效非徒居積致然也少叅公繼配董夫人生子英少公十齡而公事之如嚴父析產之日惟董夫人指已又掖英起家行業與公埒世以為難又推以及里黨貧乏者多待公舉火絕無沾沾市恩意與人無競而中實介然不爽涇渭與之謀必盡其心動鮮敗績論事尤

有遠識故人皆不忍欺公亦不能售以欺也間有勾貸負公者公視其力不任輒焚券而已以是公終身不投牒官府雖處殷盛門庭闕如嘗於元旦啟門獲盜者即其逋佃客也跪而請曰久負公德故自縛來謝耳公曰勞苦爾亟飲之酒而遣之命佃如故其好行其德類如是或方之陳仲弓云公雖終老儒生守耕桑以為業聲施不出鄉里而寬足以得衆辨足以知人廉足以鎮物慎足以當機令得筦郡邑符一展其所蘊蓄功名豈遽

出龔黃下漢世得人多取之孝弟力田賢良方正諸科公實無愧焉今上銳志中興將罷科舉行古初制而公竟以石隱終蓋是時公年已老矣海內被徵者若而人輒續食公車無所表見致以虛聲詎處士竟格薦舉行科舉如故人多思公者臨歿謂諸子曰古人積德如耳鳴自聞近名何為又曰信吾初心即是善行有意為善喪厥善矣公內行尤醇備詳載章爰發所為傳中公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二以某年月日

舉塋於某里初娶袁氏生子黼太學生繼倪氏生子某
某皆邑諸生其婚嫁皆士族少叅公諱禮世所稱稼峯
先生以經術盛鳴海內者也系之銘

銘曰信爾心成爾行積爾德韜爾名耳薨薨達帝廷月
旦孚賢良徵公不起薄樊英吁嗟乎士以徵重兮抑還
以士輕後有作者式公平生

特進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
督貴湖川雲廣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等處地

方恒岳朱公墓誌銘

鄉前輩恒岳朱公自辭學政家居足跡未嘗入城府宗周無由一奉顏色接其緒論居恒心儀公廉靜長者當坐至公卿未必盡了天下事既而公起隴西厯蜀右左轄累擢巡撫總督控制西南所至平大難策大勲始知公之才有大過人者當祖宗全盛時聲靈震聳四海猶不能靖安南至麓川之役糜敝天下十年僅博中國一大縣而當事者猶徵封侯賞至今有遺議焉以公而觀竟

如何者蓋時事至今日而難言矣自邊事告警以來海
內騷然蜀中遂有奢酋之變奢酋者苗屬也世居蘭州
為蜀外徼與黔徼安氏為界皆爵宣慰而世相讐殺雄
長於諸司天啓辛酉奢崇明以應調出兵重慶乘釁賊
殺督撫以下各官遂據重慶一呼得二十萬衆分道進
成都所過郡縣望風瓦解時公先以左轄入覲就道矣
省會無主勢洶洶蜀王亟率士民出東門遮道留公公
慨然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立返旆治兵為守禦計約

二十餘日得勝兵七千佐以鄉勇而賊已薄城下公出
誓衆曰必致死無二心衆皆感泣遂登城分屯四門賊
百計仰攻不得利乘賊懈直闖賊營搽之斬馘千餘生
擒賊目數人因得賊中要領一日盡搜城內間諜誅殺
二百人出示賊益出奇用間多方以誤之而賊將羅乾
象來歸賊計始窮有退志我兵漸出營城外每接戰公
輒當陣前矢石如雨而目不瞬諸將感奮殊死戰久之
援兵大集戰益急賊乃潰奔越明年正月成都之圍凡

百日而解公始得巡撫報矣賊退至叙州復合攻城公以大兵倍道逐之又先勅所過郡縣截其歸路所殺傷過當賊前後死者數萬人乘勝逐北定叙州復重慶斬其驍將樊龍賊乃渡瀘水去會餉乏不及窮追又明年三月加公兵部侍郎總督川湖陝西七月遂入蘭州清其巢穴拓地千餘里公因請以外四百里膏腴地隸永寧衛內四百里蠻瘴之鄉分給各降將使世為藩衛詔從之無何安氏復反水西至是安奢解讐賊逃水西界

上互相唇齒還擁衆掠蘭公勒兵敗走之會黔撫覆沒於大方甲子公出師遵義為黔聲援晉兵部尚書時黔師屢衄賊勢復張廷議改公專征賜尚方移撫貴州節制貴川雲湖廣五省軍務公受命還鎮重慶大治兵分道並進別用降將招奢氏其親拍登等斬崇明之子寅首來獻寅最雄狡寅誅而崇明益無能為公遂一意討水西尋以父喪歸公既歸黔事大壞已已仍起公貴州總督如故安氏之亂於茲九年矣公蒞事具陳從前所以

坐敗之故與之更始首斷以戰為撫破一切欺罔之習
於是選將練兵大懸賞格募敢死士招耕墾以資屯粒
為久駐之計而公復徧歷險隘定營壘因勢乘便以規
進止遂會黔滇蜀三方之師進攻各絕其犄角之路公
督大軍駐六廣逼大方謀安兵有抵赤水者令首將佯
北以誘之賊深入至永寧大兵出其後奮擊賊背腹不
相顧大潰遂斬崇明及安邦彥等餘賊竄匿計一鼓殄
之而蜀將以爭功故拔營先歸示以瑕隙於時安位年

幼為遠近諸種目所脅復羣起抗我師公度水西山溪
險阻霧瘴陰毒不辨昏朝難與力爭務以計困之屯兵
近地相持百餘日稍出游兵四面迭攻漸蹙以進焚其
積窖斷其樵牧賊饑坐困別將劉養鯤密遣人入大方
燒其宮室安位大恐乞降公弗許要以四事一貶爵二
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三獻故賊殺王巡撫者克首
四開通畢節等驛路位皆唯唯命遂率首禍納款而
黔人不樂罷兵復起釁相讐殺公立誅首亂數人乃定

丙子移師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益剪
水西羽翼滇中沐氏土舍普名聲作亂公會師討平之
名聲伏誅蜀帥侯良柱貪橫不法公劾奏有旨劾議而
侯以與援行反噬且修向者爭功之隙因指水西侵地
齟齬公謂公曲庇安氏並奉旨行勘坐誣既而安位死
黔人復欲用兵且搆老烏等首叛黔以為公罪公一戰
而定仍以款終自此貴陽上下六衛及楚之清平偏鎮
四衛計道里一千六百里皆設亭障通商旅無竊發之

虞方蜀事之初定也諸將吏咸欲郡縣其地公曰爾等徒自為功不為疆域萬世計輕言改設釀釁異時咎將誰諉夫苗疆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其地深箐而徼荒其民鳥獸聚散耳力持不可乃寢諸將吏聞之皆不喜遂啓異日爭功之端及安氏之亂公既以款終力寢郡縣之議遂上奏曰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寇之法必先固本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地亦頗廣衍今已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所築城三十有六所近者控

扼邊地制出入遠者聯滇蜀通商賈皆立邸舍繕郵亭
建倉廩烟火相望部曲相保塹壘木譙聯絡不絕寇必
不敢卒入為禍鴨池安庄計河旁可耕之地通溝洫者
不下二千頃事定之後無慮常屯萬人賦水田二十
畝旱田六畝稍益之使自贍鹽酪芻茭出其中諸將士
皆身經數百戰披草萊立城郭咸願得尺寸以長子孫
即割新疆授之使知所勸謹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
軍衛不易其俗中外相安一也地益開墾聚落日繁經

界既正敵不得以民藉口不耕地漸侵軼二也黔地險
瘠仰食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三也國用方匱
出太倉金錢以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轉輕不若以
地於國無損四也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計經久永遠
為折衝五也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
以使六也春夏治農秋冬治兵耀旗河上揚威武使寇
不敢窺伺七也從兵民之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
所自實八也軍耕抵餉民耕抵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

以耕聚人不世其征使各樂其業九也臣布置有緒昧死以聞其後蜀人爭功不已又欲得水西地以自廣公復上奏曰臣惟禦邊之法治以不治既來則安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既已納款殘蘭安敢負固惟當明定疆界使諸酋自耕牧遵往制職貢賦數世之利也若設官屯兵臣愚以為不便夫守邊者但聞扼險不聞入險此地隄臨賊穴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接築城守渡轉運繁費捐有用以資無用且內激蘭衆必死之關外

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卒止如臣襲雷同忘
本計誇開疆闢土之功此人臣一時之利非疆場之福
也奏上明詔詰責數四公持議益堅及安位死無嗣朝
議必欲用兵郡縣之公復奏略曰水西各酋恃其險固
向阻聲教今安位殄絕疎族遠支紛然爭立臣奉明詔
一切禁止聖威遠揚有苗來賓納土獻印相繼於道臣
惟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
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戶口征其賦稅殊俗內嚮同

於編氓大方西溪谷里比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以
丕振國威永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
奢氏反閩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彈丸一州為長官司
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来聞有反者非他酋之好叛逆而
定番之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
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
凡酋俗虐政苛歛一切除之使叅用漢法可為長久計
累詔可否竟從公議跡公前後條奏真得古王者馭邊

之策動可以為後世憲當羣議沸騰貪功喜事之輩後
先接踵蠱惑朝論致天子不難鐫公一官謝黔人而公
卒畢誠身任不以利害毀譽動其心決國家長久至計
倘公智不出此為西南宿禍本中國之憂自此方大此
予所謂度越前人者也公為人恂悞有識量知人善任
人樂為用其用兵謀定而後戰尤善用間因敗為功矢
石之下神氣愈閒指揮不亂至為降將羅乾象搶首曰
公天人也敢不為公死乎後乾象屢立戰功其禦邊一

以恩信未嘗妄殺一人故所至為人歸附既沒皆罷市
巷哭始公起隴西以勦礦寇至臨洮行經首陽山下遇
一老人與之談當世事甚契因載歸授以奇門遁甲六
壬觀占諸書盡得其術故公尤長於占候而內江有牟
康民隱者也精術數之學預卜西南有事定之者朱公
云公初釋褐授大理評事慮囚三晉有囚某犯殊死而
豪力走權貴公未出都門有暮夜投金為囚地者公毅
然却之後按某坐殺多命辭驗公特疏論辟事聞廷中

稱平擢蘇州知府清羨餘慎刑獄恤災傷政務畢舉又以暇集諸生執經問業風采卓然擢廣東督學副使瀕行郡中以織造監激變嘯聚數千人將甘心於中貴人諸大吏撫之不能定公片言而解在粵力任風紀謝一切請託按使者林某累牘薦士公却之最後竟以二十人檄藩司應試棘院公不可曰侵官非法仍榜其姓名於市林恚甚即誣公他事朝論竟直公謫御史在粵六年所拔多名士及公告侍養十年而再出遷蜀右轄時

朝廷方以營造殿門采木於蜀積二十年費帑數十萬
官吏坐瘕死者相望而寸木未達於京師貴在右轄公
心疑其事趨駕至涪州木廠會官司立第其上下而去
取之以其不中程者給商人為道里費以北進五日而
竣役又清通省漏籍田若干畝歲抵新餉七萬五千有
奇蜀人德之及水西底定即其地築城建堡設公署開
荒屯種諸役皆公身自經營犂然可記而費則取之公
餘公才之不可量如是然居恒則事韜藏謹繩墨絕無

岸異於人識者以是愈窺公微蓋嘗尚論公沉毅如魏公忠誠如汾陽練達如文饒廉正如孝肅而將略大類趙營平允為本朝經濟名臣冠冕終愧予知公之晚也公諱燮元字懋和別號恒岳世居山陰白洋里始祖琛以次子辛從龍功世襲壽州衛千戶封武畧將軍長子昂傳綱四傳導弘治壬子舉人任內江知縣五傳麓正德庚辰進士任監察御史六傳京七傳璘配趙氏生三子而公其季也公生神骨清異識者早卜為偉器少讀

書警敏十歲能文二十舉萬厯乙酉鄉試成壬辰進士
累官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
戊寅三月二十四日卒於官祭塋如例享年七十有三
距生嘉靖丙寅配莊氏封一品夫人推恩三世皆如公
階子男四人長兆寧以簡功世襲錦衣衛指揮使無嗣
次壽宜承襲三兆憲以水西功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
四兆宣官生任南京後府都事婚配別詳女一適太學
生祁象佳賜塋在九里山其塋也以某年月日

銘曰川嶽儲精篤生人豪東南巨鎮禹穴胥濤世為才數
有譽斯髦我公崛起參井之交孤城一戰如虎怒虬席
卷千里深入不毛討貳舍服同歸覆幬要荒之義厥貢
包茅於昭聖武不僭不怙豐功大節麟閣名高臣寧不
侯臣職無逃我思頗牧中外建旄九原可作指揮蕭曹
爰勒斯銘式歌以饒永爾萬年惇史孔褒

北渠章公暨配顧安人合塋墓誌銘

曾稽章氏予母族也而北渠翁為先外祖族叔予太公

行也憶予少孤依於章已乃析翁舍而居之奉翁父子
間最久是以知翁最悉翁諱漸字某北渠其別號父某
母某氏世系出全城練氏為偁山里人族最繁盛代有
顯者而翁以窮約廢棄儒術翁平生質重敦尚孝義里
中稱為長者家故貧稍稍貸貲觀貨鄧林之材走閩歙
三衢間終不徙業以老然僅給饔飧而已翁雖隱商賈
中未工壟斷也翁既歿諸子或耕或仍父業漸以起家
配顧安人出上虞右族與翁守寒約樵作備嘗晚而佐

諸子起家後翁十年而歿先是翁得疾危甚安人露禱請以身代度不可則刲股和藥而進之疾遂瘳里人頌之安人沒諸子後喪踰前喪哀毀骨立叔子天祚素食三年既免喪思父母不置木刻二像奉於龕盥櫛起居如平生出入必告有事必卜吉而後行宗周聞而嗟異之禮失而求之野矣世傳丁蘭刻木疑不必有是事何意得之翁子哉抑亦與安人刲股事後先相感者與其事近愚而其心無所為而為亦匹夫匹婦之至性也斯

二者胥足以勸矣宗周感其事為翁志之墓石翁生四子長某娶某氏次某次某次某翁生於某年卒於某年享年若干安人生於某年卒於某年享年若干卜兆在范橋之陽則天祚婦翁陳岐陽實有造焉其葬也以某年月日既葬若干年而諸子始得備墓石且以其舅工部郎迴瀾先生之述來請銘於予思以不朽其親也嗚呼吾未見庶人而窆而葬其親有如此者是宜銘

銘曰范橋之陽有懸者宅望氣如虹其人孔碩元局千

年維舊之德舊德伊何陳門弁弁旣卜旣瘞旣封且植
宜爾子孫其麗不億生我者三天也罔極載鏤之金載
刻之石禮失求野孝思維則

從祖太虛公暨配沈安人合墓墓誌銘

予劉氏之聚族水澄也深巷數百武門第相屬無他姓
錯處其間其風聲習尚往往自成一家蓋家世詩書而
鮮生計又挾市廛下流故其人文弱而儼中世士大夫
益習為浮華以尊之青青子衿羣居狎處每豎牙頰月

旦人以為高人至相戒不敢出其里輒曰水澄水澄云
當是時有足不踰限目不習交游終歲扃戶讀書不輟
若處子者獨吾從祖太虛先生一人自此子姓有望先
生而趨者水澄之俗為之少變乃自先生歿而巷無居
人矣恐後之視今甚於今之視昔悲夫太虛先生者予
先君子始終同學忘分交也又居比舍無一日不聚首
談藝或砥礪名行以為常及先君子歿先生撫而哭之
哀予小子以遺腹生稍長登小樓與姊妹行窺西窻聽

呬唔讀書聲不絕夜或篝燈火光自帷中映徹心喜之
後予去故里漸識人事始稍稍向慕先生間謁先生道
先君子同讀書事予低頭不能仰視久之先生年浸高
及耄私心耿耿擬操短章為壽一道平生而先生已卒
矣然則今而後苟可以不朽吾先生者非予小子責耶
會從叔氏儀以誌請憮然太息為誌其墓曰先生敦樸
篤行古君子也其事二親孝晨昏寒燠之節斤斤如禮
疾則籲天願以身代居喪哀毀骨立孺慕終其身其處

昆弟垂白無間言又推其誼及諸父諸父以析箸有言
幾投牒於官矣先生從中力劑之輒乘間進曰兄弟手
足也奈何以爭財傷天性諸父大感動遂為懽好如初
尤穆然敦源本之思宗祠圯身先拮据者數年乃還舊
觀嘗輯宗譜承司馬公遺緒百年間世次名第皆可考
信晚年益虔祠典或間日至祠拂拭几筵如生事禮且
以訓宗人其處家庭雍睦與其配沈安人朝夕相莊白
首如賓家人化之其待親故咸有恩戊子大饑舅氏困

先生分饗殮給之有佃者告急稍捐租與之為粥糜以
食全活頗多其他好行其德類是其自奉甚菲糲食布
衣自少至老不改步而中心安之即衣食不給宴如也
其持已介耻干謁雲間何士抑素交也後司理吾郡數
年先生不一通竿牘從弟戴崖歿有張姓逋負百餘金
先生索償之不私一錢其與人冲然無競無少長見之
皆抑抑自下然終無媚骨其動容有常度行不趨立不
倚坐不箕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性喜讀書厯寒暑不爐

不扇垂老一編不去手絕無絲竹博弈麤槩之好雅志
在青雲之業蚤年奮勵嘗以諸生高等食廩有年方待
貢太學而尼於例竟以庠序老命也嗚呼此亦足以窺
先生之概矣善乎儀之狀先生曰先子胸次粹白無纖
介欺隱不虛設一事不妄發一言口不談道學而平生
處心積行無非真道學者嗟乎此先生屋漏中所自考
鏡也外人何自而知之乃予小子質以目所覩記而信
其有然者所稱古之君子人與先生諱炯字仲靈先世

出宋五忠臣裔始祖文質公八傳至父西河公某母王氏以某年月日生先生庚申補邑庠戊寅食廩丙午鰥院舉德行舉今上登極覃恩遙授訓導即以是年某月日卒安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與先生同德同壽先生之姁脩懿行安人動有相焉向所謂白首如賓者也生子偶娶傅氏儀邑諸生儀娶李氏女二長適邑庠生陶允教次適六合知縣沈綰偶生子釗文女二儀生子鉉文女二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河塔山陽予小

子重念先君子當年於吾宗同學相切劘者自先生而外為贈駕部玉筍公州刺史崑崙公皆莫逆也二公或發於其身或於其子即宗周最不肖猶得藉先人之澤以邀一第獨先生阨窮以死後之人亦無能振起為先生吐氣惜哉然先生風儀高整而為德不倦里中仰之若陳太邱王彥方二子恂恂又足以承父教一門孝義輒近難之則先生之為劉氏重而傳世家於不替也固不必以區區名位矣是宜銘

銘曰浮華蝕德木訥近仁外求不足內遯厥根於時保之其仁肫肫率而履之弟友子臣雖曰未學孰此之真悠悠澄水弈弈德門不祿而富不爵而尊其所未竟以俟後昆

陳母劉氏姑婦同圻誌

蠡城西數里青甸之原有姑若婦同穴而圻者為太學生陳至仁之配劉氏生子邑庠生剛其配亦劉氏也於陳為姑婦而於劉又姑姪之親也予先從曾祖少司馬

良所公有孫曰某為先伯考太寧公娶某氏生女仲予
姊也而繼室至仁其婦則予之女也太寧公有文學行
誼繩其先德故姊素嫻於閭教歸陳執婦道性勤警雞
鳴而起督臧獲咸治事舅思石公起家素封獨以內政
委健婦錢穀米鹽之類靡不操其鍵而出納之惟允用
是益以陳氏大生一子即剛數歲而議姻予女則太寧
公主盟焉及笄歸剛吾姊私以姪之親撫憐之特甚為
婦五年舅姑及太舅姑無不籍籍稱賢者相其夫子勤

於學凡以吾姊之教也朞年而生女彭又二年生子春
又明年生子夏將彌月以產疾死舅姑上下皆哀之思
石公曰入門五年而耳不聞有新婦聲姊哭之曰事我
五年而無忤色其宗人因誄之曰孝哀嗚呼哀則哀矣
何孝之敢聞及女死五年而太姑徐卒又五年而吾姊
亦卒其年女子彭繼殤陳氏之祚非復向者三世伉儷
蘭芽玉茁之盛矣里之人且有追吾姊之徽以及其媳者
孰謂婦人女子不闕門祚之興替也家司馬世遺清白

後人食貧姊自歸陳未嘗一錢私外家間脩鮮腍之奉
於母氏取豆鼎而已臨終牀頭有金一鎰出以犒侍婢
餘者歸其夫子其卓然不亂如此及其死也誄曰孝恭
視吾女為稱情云女之生也為母章初乳及見予先貞
節氏故名曰祖愛字貞元自少婉婉聽從授以論語孝
經列女傳次第成誦頗知大義及其為婦之日無幾也
故無善可稱然而不若於訓者蓋亦寡矣法不當天而
天且亟予是以哭之哀又十年而哭予姊其感予懷當

何如哉姊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五十一
女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二十一姊塋於
某年月日而其年冬後遷吾女之殯而祔之祔塋非禮
也生而戚死而依情也是宜銘

銘曰人孰無姑婦而爾之生也同祖生孰非姑婦而爾
之死也相聚孰為爾夫孰為爾子能不憾百年而心腐
賴有斯文也以慰爾私還託爾以千古嗚呼懿哉永昌

爾祔

劉子暨配誥封淑人章氏合墓預誌

嗚呼淑人辭我而即世者二年於茲九原長夜將謀諸
隧道之石以為不朽計顧余自顧奄奄安所稱鴻妻萊
婦相引以為重而卜諸彤管甚可愧也亦姑存吾淑人
而已淑人會稽章氏予母族姪也父巨川公仕華母奔
氏生七歲而孤家且貧母鞠之備劬長而學繡刺即工
時以其力佐母乏日無停晷當沍寒挑燈至漏盡即十
指凍裂不輟也以是得賢女聲吾母擇婦令母姨往視

之曰女有福乃啓舅氏而聘之不備筐篚年十九贅予
越三日來我舅氏以予生而孤長而育於舅氏也至是
已析箸家無應門淑人親操井臼奉吾母惟謹至備嘗
艱苦予惟下帷攻舉子業而已入夜仍挑燈佐讀往往
後予而寢先予而問旦無忝雞鳴之風偶予綢髮巾未
具淑人輒手結一巾遺予數年乃除去筮仕以來終不
能備淑人翟冠耿耿予懷矣淑人歸予之明年爲萬厯
丁酉予補郡庠旋領鄉薦登辛丑進士時吾母謝世惟

淑人視含殮稍拜官行人復承先大父重自此予抱羸
病會淑人亦病一榻相對者三年支離之狀極人世所
不堪予病稍起又拙於逢世因而坐廢家食者前後計
二十年淑人日御襦褐操作畧不自識為官人婦也又
以其間嫁二姑娶一從叔婦娶一再從叔婦撫一孤甥
娶甥婦以及孫甥孫甥婦皆淑人黽勉以相予而予乃
食貧日甚且與淑人將終身安之越天啓辛酉熹廟改
元予自行人起禮部主事連擢光祿丞尚寶卿太僕少

卿淑人一隨尚寶任僅數月偕予謁告歸一年起右通
政會逆璫魏忠賢亂政辭遂坐削奪崇禎戊辰今上改
元復官誥起予順天府府尹淑人再隨任踰年偕予謁
告歸乙亥廷推閣員奉召赴京丙子以工部左侍郎謁
告因寄津城上書刺時宰誤國狀奉旨削籍歸則淑人
寢疾於家浸劇未幾卒時丙子十二月十五日申時距
生萬曆戊寅九月十七日申時享年五十九與予同庚
後予八閏月淑人乃竟止於是乎始以予官儀曹封安

人繼官僕少進恭人繼官京兆進淑人中年生二子長
洵以官京兆遇今皇太子冊立恩補官生次者殤女四
長適陳剛次適王毓著三字章黻殤四適秦祖軾皆士
人洵娶周氏舉二孫曰茂林鄧林嗚呼予於淑人重有
追感焉淑人始歸予予性多恚嗔遺淑人詒語致上忤
吾母淑人從容進曰子為人子事母可如是耶予大悔
恨輒自創久之淑人喜告所知曰吾夫子能改過矣吾
母晚年體浸癯淑人躬承起居凡巾櫛七箸皆服其勞

母事事宜之依若左右手及大父病予滯京師淑人典簪珥以奉湯藥周旋問視間如其奉吾母也晚年晨起必盥櫛謁於祠堂然後理家政十餘年如一日則予之有愧於子職多矣予坐逆璫之廢朝論洶洶欲殺予視東林六七君子淑人聞之必勉予忠義無偷生予方自危若朝露而淑人意自若也予因之感奮曰彼婦人乃能如是及守京兆都城被圍火光徹衙署家人皆號泣欲邀獨淑人不動曰予從夫死予曰何至是淑人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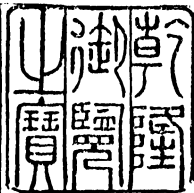
幾倖乎予又因之感奮曰彼婦人乃能如是則予之有愧於臣職多矣淑人頗信佛氏言日夕持經呪數十年予挽之不顧歿之前病痰喘甚苦屢絕問以鬼神事曰無有乃曰生老病死人人不免耳終無一亂語脩然而逝若淑人者殆有得於生死之說與淑人性剛明處心行事動稟質誠一生無謔語舉止端重雖處閨閣無憎容筦家政數十年雖出入米鹽斤斤節嗇而恩施上下必均以有禮又以其暇紡績為婢妾先至老不衰斯

可稱婦德矣及其死也予哭之曰失吾良友因題其旌
曰孝莊是為孝莊淑人誌客聞之而嘆曰美哉淑人勗
哉君子其相與以有成如是予曰有是夫因冠以劉子
稱合塋預誌後有求劉子者亦於此得之昔鄉前輩鈕
石溪公自述墓誌以病天下之諛墓者予聞其風而悅
之因並不自誌而稍附淑人以自況君子有以哀其志
云劉子晚號克念見志也

銘曰此纍然而起者為誰氏之圻不名不行返其天先

不日不月不紀歲年先萎非促後死非延清風明月白
石丹泉時與俯仰一氣翛然噫嘻我偕淑人兮非言之

傳



劉戡山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劉蕞山集卷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拔貢臣曹躍淵

欽定四庫全書

劉戡山集卷十四

明 劉宗周 撰

墓表 行狀

丁長孺先生墓表

記白沙先生傳羅文毅公曰倫必為君子不為小人無疑私心訝之以文毅之賢而猶致審於君子小人之際以定其品何也世有真君子必其能自別于小人者也

自別於小人而小人嫉之還以為小人則其負世俗之疑必甚此在文毅且然而況後之君子乎白沙盖有感於斯也後文毅百餘年有君子之榜曰東林于吾浙得一人焉為丁長孺夫世有弱冠策名終其身不遑一席煖于朝顧孜孜切切饑溺當世有物於中必欲一吐之君父而後快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斯其為人則亦今之文毅也嗚呼已矣宗周椎魯愧無能為役如白沙而辱知頗深後死之責非予而誰請撫其平生大者表之

墓曰長孺先生丁氏諱元薦別號慎所湖州長興人生而慷慨負奇氣遇事直前無所回互然一本之忠孝惻怛常從無錫顧涇陽先生講紫陽絕學於東林書院先生深契之又學於其鄉許恭簡公自此趨操日益高明夢寐先哲奉為矩矱及見世道陸沈慨然有矯勵澄清之思於富貴利達視如敝屣不屑也少有異姿弱冠錄諸生高等廩於庠即從顧先生授尚書已請益馮具區司成遂擅經生業北遊太學舉萬歷乙酉京闈成丙戌

進士丁外艱家居八年以癸巳謁選授中書舍人甫匝月上封事萬言極陳時弊可寒心者三可浩歎者七坐視而不可救藥者二皆闕天下大計皆貞皇帝儲位未定有三王並封之議先生封事中多責備婁江婁江惡之尋請使事去還朝丁內艱己亥以京察鐫先生不赴調者久之積十二年庚戌起廣東臬司經歷尋召為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踰年以辛亥三月之官時京察甫竣大宰孫富平為反噬者所訐其黨和之舉朝鼎沸度無

能解之者先生乃起而抗疏臚諸姦罪狀并發其邪謀
害正凡數千言識者以為經世之文其黨轉攻先生先
生再疏以爭又發三疏皆反覆君子小人消長治亂之
機而攻先生者益急神廟並留中不報先生乃謝病去
家居不勝忿乙卯復馳疏闕下語多激壯亦不報丁巳
京察遂以不謹削籍是役也一網道學清流盡矣因刻
程朱道命錄以見志天啟改元漸起廢籍諸臣至先生
獨以察典格士論不平久之臺省交訟起刑部檢校尋

晉尚寶丞少卿而先生已病會小人復起用事挾中閹
大創門戶先生病中輒扼腕咎朱元寧罷相歸詢及時
事故答以謬語先生怫然起口喃喃罵揮手而別前易
簣數日也卒未幾詔削先生新官諸正人坐門戶者多
冤死詔獄獨先生先期獲免今上聖明建極反政由舊
而先生之言往往奇中人於是知先生昔之矢口而爭
其為世道慮至深遠也當先生之在禮曹也福清當國
且待以少卿先生不應丁巳之錮或謂稍通款要人可

免也先生曰此膝一屈可復伸乎及熹廟初沈烏程以大拜趨朝向慕先生甚邀西湖邂逅謝不往再邀前會江都先生笑曰豈有白首曹郎艤小舫於相公舟側者乎沈怏怏去謂人曰丁儀部強項未易用也魏孔時給諫還朝過高梁溪先生在焉因請先生一交給諫先生曰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便飛棹而返後孔時奪官歸方通尺素定交先生雖雅志世道而風儀介然恥為人所援故晚年同志諸君子無不起彈冠者惟先生終老

林臯予常以為空谷音不虛也先生自謫秘書歸即小築北山之華瀨溪時集同志讀書談道有終焉之志間往來梁溪商訂學術是非陶然樂也而乃心實惓惓君父晚年及神光熹授受之際每語及輒嗚咽流涕欲借劍而無從齋志以歿識者恨之初先生考少叅公慮先生以骭髒取禍輒加裁抑先生曰寧璧碎毋瓦全公臨終執先生手曰勉之無忘前言其家庭相砥礪如此先生事二親和婉備至雖貴而勞不色忤事繼祖母吳曲

有禮意忘其非吳出也母夫人歿而事外祖母陸如母
存林卧十年奉陸以終舅應奎非陸所出而渭陽之眷
彌篤又推少叅公意卹及祖母之族蔣時時待以舉火
公有側室嚴無子而矢栢舟先生事之惟謹既歿力請
於當道旌之其推恩九族與故人子弟無所不厚也歲
甲子元旦賊吳野樵等二十八人斬關入縣署刼令君
庫獄不屈死之并殺徐主簿家人皇迫請避先生叱曰
義不共國無可避也且吾一舉足如全城何立召思義

等設殊賞殺賊且飛書告當道乃入縣撫令尸慟哭而
出丞若尉於顏垣積薪中相與灑血誓衆當擒賊首吳
野樵追至西門又擒殺數人餘黨走遁事甫定而城中
民訛言殺令者屠城自辰至酉竄匿殆盡有素憾令君
者因倡為報讐之說先生曉諭居民使各安堵而誦言
令賢無報讐事人情洵洵一夕數驚謂先生祖令君將
不利於闔城先生處之兀然不少動三日殮令君如禮
馮推官來署縣事益相協謀為善後計人咸頌先生之

功先生自少勵廉節所居郡邑謝一切造請以是為諸
大吏所嚴重有投以暮夜金者峻拒之或廉其枉而解
之亦不令人知也先生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
載其廢與起必關世道汙隆昌言勁氣一時諸君子爭
視為前茅而小人嫉讐之特甚其論婁江也於先生為
舉主則以為叛師辛亥之疏摘及其同鄉友人又以為
賣友身既廢矣復起而論天下事則以為懟君三者皆
不能無疑於天下而先生斷斷有以自信實本之所學

如是黨論初起元黃未判而先生抉之最蚤獨扶君子之正氣于衆口謠詠之日使世道終賴以不墜則學焉而見道之真其必為君子又何疑焉卒年六十六所著有西山日記及奏疏雜稿若干卷藏於家其生卒世系子女詳狀中配臧氏繼娶吳氏皆有賢德嗚呼後之為君子者尚有感於斯友人劉宗周曰初予於先師許恭簡座中見先生抵掌談天下事神采溢發輒歎服謂非當世士遂相與定交然間與師語及先生之為人必曰

意氣意氣先生聞之懼然夫子不得中行而思其次則曰狂簡夫惟狂簡乃能卓然有立所由與浮沈當世者異矣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加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諡文介淇澳孫公墓表

今上御極之八年念前此置相不得其人無由建太平之業也始大破資格進羣臣於廷親試才品拔其尤未厭復用夙望即家起毘陵孫公屬公已嬰疾聞命力趨

間關水陸疾浸劇抵國門上亟趣公陞見而公竟不起
上驚悼良久下所司議卹贈公太子太保祭葬如新銜
仍任子一人皆異數也易名文介識者以為稱情云予
嘗私慨謂今天下安得古之大臣以道事君者而用之
以致君堯舜坐奏昇平之業則心儀孫公一人當世士
大夫方推轂公無虛日而為之小人者獨害公致公前
後困折瀕死晚際聖明殷懷夢卜雖害公者不得不聽
公一出乃公卒不及大用以死天乎人耶公死而若後

先並命之文公震孟林公鉉亦相繼死吾黨不禁人亡
之慟嗚呼公死矣予請尚論公大臣之道公起家詞林
歷編修中允庶子少詹事皆職在編摩不具論論其大
者方公之以禮部侍郎視篆也值神廟端拱久諸典禮
廢弛公首疏闢治亂者數事遂及福王之國期當是時
福府挾母愛以有寵於上諸窺伺者乘之致東朝積處
危疑二十年廷臣爭冊立爭並封爭出閣無虛日而坐
落籍永錮者半天下也既而廷臣屢以之國請至四十

一年癸丑始奉旨卜吉明春貴妃猶日夜巧營上前至莊田取盈四萬頃搜括數省曠日持久不可得舉朝患之公奮然曰此禮臣責也疏八九上輒謂人主當以大信示天下不得以難繼之土田藉口輒奉旨切責又連請東宮出閣亦不報一日內降旨更期後年且責政府以必行無附和廷臣煩聒政府惶恐持未下公立率九卿以公疏爭度不可得則舉朝伏闕而公方待命時出入殿廷與諸大臣旅會辭氣慷慨曰今日是某死所還

揖諸政府曰今日是相公死所九卿相顧皆感激爭出
危言佐之聲朗朗徹大內政府乃得以前旨反汗項之
戚畹私人有偵公者公與之語所以為福王母子地且
曰自古國家何代不封王何王不之國而動煩過計留
千古不決之疑上聞之大感動于是貴妃令王自請減
莊田以行而大典如期告成是役也賴神廟始終英斷
不難割數十年椒房之愛奠國本於泰山而苟非公忠
誠貫天壤仰邀帝鑒亦何以得之于是人多頌公功者

公謝曰聊逭禮臣責耳又數年有妄男子張差闖青宮
挺擊事人愈推公為曲突徙薪而忌者遂曰居功其他
若慈聖太后廟號王貴妃遷主諸王選婚皆關聖孝聖
慈之大者公動持典禮爭屢忤上意久之多得俞旨公
遇事必核舊章杜僥倖風采肅然嘗有中官非例索內
供金錢至持駕帖坐需公執不可召役於庭而呵之中
官口噤而去一時直節聲震內廷故自天子以下皆嚴
憚公公于是得行其志焉楚獄久寃賴公平反釋其幽

滯者數十人代藩廢長立少公念其事正與東朝類亟
正之以杜姦人窺伺者庚戌科場之弊羣小熒惑久滋
盈廷議卒按法持之又請從祀豫章延平皆報可在部
踰年請告去去八年繼為禮部尚書而鼎湖再泣矣先
是先帝疾大漸有鴻臚丞李可灼者因政府方從哲進
紅丸先帝連服之崩廷臣交章劾可灼聽引疾以去從
哲亦引疾去公以為未正厥辜甫入朝即抗疏劾從哲
畧曰春秋許世子進藥于父父卒世子自傷與弑不食

死春秋不少假借直書許世子弑父然則從哲宜何如處焉伏劍自裁以謝皇上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宴然傲然支吾紛辨至滿朝攻可灼僅票回籍調理是可忍也縱無弑君之心已有弑君之事欲辨弑君之名益難免弑君之實并及貴妃以遺詔封后神廟擬諡恭例貶李選侍不蚤移乾清宮有垂簾之漸皆坐從哲不能先事匡正為弑逆顯據語加峻切得旨九卿科道議議上詔奪從哲官而戍可灼朝野快之

當公建白時御史大夫鄒忠介首袒公以為即不殺從
哲亦當直筆書信史為後世戒於是公論翕然歸公獨
二三宵人不懌也頃之以爭秦藩封爵非例忤旨又請
告去自神廟以來士大夫以學術持清議者積為羣小
所不容相沿有門戶之說公既去侍郎值京察竟以居
功定策糾公坐永錮矣至是小人益嫉公如讐公去之
明年會逆閹魏忠賢用事聲勢灼天下羣小附之遂修
門戶之怨抵誣正人無遺類又明年大起詔獄副院楊

公連而下死且戍者若干人越丁卯公議戍得寧夏極
邊因以公論紅丸合之刑部侍郎王公之案爭挺擊楊
公論移宮為三大案特修三朝要典頒布天下坐公等
皆罔上不道公得之欣然曰何不遂從楊公地下遂戒
行天祐皇圖其年秋今上以藩邸繼熹廟大統赫然正
始誅逆璫及其黨與乃詔卹死事諸臣而公解戍復原
官其時璫孽猶布滿朝署多尼公出者獨詞林倪元璐
南銓臧照如發憤為公上疏既而廷臣交薦公戊辰改

元始以原官協理詹事召公三辭不允璫孽閃爍尼公
八年如一日上不能無疑亦不强起公公已若將終身
矣晚年特召當羽書狎至聖天子齋宮引咎之日公義
不俟駕途次謁告奉溫綸公捧而泣恨餘生不能報主
悲夫始公為侍郎方爭言國事而枚卜及公葉文忠當
國雅知公則私謂公曰少委蛇相矣公曰吾敢以一官
誤國家大事爭益力及公再出文忠再當國旦晚且相
公竟以討賊一疏而罷人多惜之公狀貌不踰中人而

性獨鯁介孤行岸立不可一世嫉惡既嚴即於賢者亦未嘗苟同故人莫得而用之然一日立朝斷大事決大疑動為國家樹典禮之極用是夾日兩朝功存社稷即不相天下其聲施固已宏遠矣臨革謂子比部君士元曰吾輩若將道理不讓與聖賢自然君父念重身家念輕何事不濟又曰吾平生于出處最分明嗚呼公真凜凜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與公諱慎行字聞斯別號淇澳晚好石更號石齋以自況生有異姿母唐氏荆川先

生女也故淵源有自舉萬歷乙未進士第三人始入詞林以文章負盛名獨扃戶讀書不妄交與謝一切竿牘非其義一介不取世咸稱為苦節至居家處鄉曲動有坊表士大夫以此益高之卒年七十二配封夫人李氏無子子其兄之子即比部君生卒世系皆詳狀中始予官儀曹嘗備公屬員引予知己追感同心之誼良用耿耿遂因比部君之請據狀為之表諸隧道以示永久劉宗周曰予讀文抄而知公之學出入于辭章佛老無所

不博繼讀困思抄而知公之學一稟于正折衷羣儒克
繼絕學讀慎獨義百通而知公反約之功依乎中庸讀
一易二易三易四易而知公屢絕韋編探河洛之源心
存憂患與時消息於戲畫之矣及讀公奏議若愛梔愛
畫病顛里居曳尾諸記而知公于出處顯晦生死之際
無一不以言顧行子臣弟友歸之慥慥之地是謂稟龍
德而正中志天民之所志後千百年庶幾有以尚論公
世與

亞中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誥贈太常寺少

卿養冲姜公墓表

今天下所急者事功所需者幹濟才而置理學行誼風
節文章于不問以為此皆啖名者之所務而亂天下之
嚆矢也數十年來轉相祖述積為驅除禁錮之術久矣
乃今天下未嘗乏才也疎濶而取之狼籍而用之上之
人從而顛倒乎其間寵異而摧抑之者百方而竟無一
割之效可以備緩急致國事於累卵轉增乏才之嘆豈

非所用非所長所急非所習之故與宗周因而追感往
事吾友有姜養冲者固所稱理學行誼風節文章之標
準也而竟坐是不得大用以死後之人尊事先生亦止
知先生學養如是意者持論有餘而試之用或不足耶
即可以大用而不可驟用猶然啖名者流耶乃先生固
有不然者先生筮仕為戶曹主事也甫弱冠耳旋出而
司倉徐州徐倉以儲該衛官軍俸月糧及所至領運官
軍行糧故事僅支放而已先生獨留心軍民利弊計及

纖微放糧必稽日月為次第先是有預放因有壓放皆至一二年至是通行平準夙蠹一清收糧則稽地方遠近積逋不得藉口那借先是各地方坐派倉糧不載考成先生特與申部題准入考成自此得按期征解解至仍聽與候領官軍交兌無停刻而胥吏不得措其手又徐左二衛之有軍便名色也扣軍糧為免役錢稱便軍實以厲軍遠年逋役無可稽考遞相乾沒而衛官與部使者亦染指焉一軍化為空籍至是一切報罷且永著

為令至舳舻往來權課概與以寬政而歲入反浮于前
異時收稅聽左右縱橫為市姦利者得以行其私先生
示畫一使不為行役者病其發姦擿伏往往老吏不如
則先生之用一效於錢穀者如此既而以按察副使視
學三秦先生念秦士朴厚可教也首肅憲範彰軌物有
以黃緣進者即入殼必擯置之以示懲風采凜然尤加
意士行既公覈之里舉矣又使就試諸生各舉所知合
之學博有司之所舉者以定優絀乃大啟秦中書院進

諸生之文行兼優者而深造之資以餽廩肅以規條主
以博士先生之賢者仍分立五會一曰經學二曰史學
三曰理學四曰古文詞五曰昭代典故聽諸生各占一
會或二三會會之日各以其學互相質難收麗澤之益
以底于成材又拔其尤立定性堂以處之儼然積分之
法時引其雋者從容函丈以牖啟之如家人子弟又於
書院中立祠祀三秦名賢遠自蘇子卿而下近自靖難
死節張公紘而下各若而人凡所以示鼓舞激勵者備

至異時醇儒名世背項相望咸歸先生陶淑功實前此所未有也於是壬辰大計詔錄先生卓異為天下冠則先生之用再效于風紀者如此其後即家起江西驛傳當事者以供應不給議加編先生曰民困極矣居官者苟能身視民家視事郵事亦何弊不釐于是一意奉功令去汰去奢而立寢加編之議方神廟之以中貴人視權省直也所至擁傳而行例得專制不關主傳者或水陸兼支或溢額數倍莫可誰何先生曰吾職掌何事乃

不敢問傳客往來遂勅有司一概無私應而中貴人以
他事銜命者皆不得專制矣仍立循環二簿一給有司
一給夫馬戶即乘傳貴人供應一夫一馬必以登候歲
季查考懸以厲禁并夫馬折乾有禁額外需索有禁夫
馬工食之稽遲有禁掊克有禁一時津人候吏不啻出
自湯火而地方歲省金錢以萬計遂用節省所餘免派
進賢十縣歲供七千餘金次及各府州縣嘗一視學篆
舉祀其鄉之賢者南塘王公蒙山陳公專祠祀健齋曾

公孺東徐公又祀江右督學名臣黃公仲昭而下若而人在江右二年江右人戴之如慈母嚴師則先生之用三效於簿書期會間者如此而先生自此罷官歸矣初先生通籍為郎即與海內名賢及同舍諸正人定交遂慨然以世道自任會神廟始不視朝國家大計未定柄人相繼工煬竈之術以籠絡天下諸言事者紛紜斥落先生扼腕益與諸君子風義相期在徐倉疏列四事一杜留中二延忠讜三舉名對四躬節儉自徐還部應詔

陳言請冊立儲宮并請宥廷臣之言儲宮得罪者既而以郎署起補則疏薦直臣鄒公元標呂公坤廉吏陳公有年許恭簡先生而下各若而人至是以江右齋俸復疏薦鄒忠介等而刺政府不能容賢媿媿數千言時李晉江方新入叅知嫉先生疏語以王介甫刺已竟奉旨降廣西臬僉尋以御史宋燾疏救遂謫先生興安縣典史歸田十五年會顧端文主盟東林先生率諸同心左右之風期達于海內而先生每謂性命之學政無取於

高談但四端中於羞惡辭讓是非不見譏于有道即是
真學問聞者避之先生自少奉宗伯公家教既通籍益
以古人樹立自期孜孜問學其樂善慕義之懷尤得之
天性故人品日粹而物望亦隆隆起謂旦暮且柄用而
先生泊如也既守難進易退之操又念宗伯公及母賀
夫人年高數請終養前後棲遲子舍者復十餘年以此
不盡究當世之用而識者謂先生前後諸論列皆闕係
國家治忽大機使其言次第用而先生亦以其身階衆

賢而進將躋一世于平康正直之路無難也則先生之用而不用終不諱其大用又如此先生居家孝友兩遭大故皆毀瘠至哀慕終身操履嚴潔不以一介自苟而獨喜周人之急至捐宗伯公所遺產之半以贍宗戚故人無所靳于此亦足窺先生學行一斑而先生用世之畧其得之素所蘊蓄者蓋有本矣往者先生督學秦中適唅承恩反寧夏寧鎮則先生屬也聞變即驅車而往會賊已闔城拒我師先生周旋營壘間以待事平既入

鎮城訪諸生之死義者優恤而旌之其學博鼠竄者立
罷去一時人心震悚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今
日者誠得若人布之有位何至流寇之警舉世望風盡
成巾幗此固先生所為幹濟才也即先生之理學行誼
風節文章也而世猶用是詆吾黨曰啖名曰亂天下亦
已過矣先生諱士昌字仲文宗伯公督學蜀中時夜夢
文星入室越日賀夫人舉先生于官舍故名長而丰神
秀朗濯濯如仙子讀書不再過蚤以制義擅名年十九

舉於鄉明年登萬歷庚辰進士歷為郎至副使叅政既
謫籍物望益歸晚以太常寺少卿推者再皆留中光廟
登極將錄用先生而先生已即世熹廟初遂錫贈典如原
推士論以為未厭云卒于天啟辛酉年六十一配于淑
人名臣景素公女也子男四長志廉舉萬歷戊午舉人
次志賴志沂志濂皆世其家學宗伯公諱寶以嘉靖癸
丑進士第三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世家
丹陽宗周姑志其大者表諸墓使後之人知所矜式焉

勅封侍御磐石金公墓表

古之君子修之于家獻之于天子之廷豈其身獨優為之蓋所謂父兄之教不速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也況又重之以師友之薰陶乎後世父兄師友之際多曠于教非豪傑士自命其能崛起大業一舉而聲施人國乎古今人之不相及以此予比叨紀綱一席得與天樞周旋一堂之上莫逆於心每至人才進退國是可否之際未嘗不奉天樞為蓍蔡天樞亦不予棄也而時時匡予所

不逮方期艱難共濟仰佐聖明屬有中左召對之役予以排言官觸聖怒禍叵測天樞起而申救予甚力由是兩人同罷天樞當外謫因數請終養而封公磐石先生之計至矣天樞徒跣歸以不逮含殮毀甚久之將奉先生之靈返葬于椒先生世椒人故從治命云於是天樞緘書以先生墓道之石屬表于予予則何以表先生猶憶天樞將發都門流涕為予言先生屬纊之際勉之以言臨風北睇曰詩有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又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兒勉之又進之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所學語不及私予為之咨嗟心折曰有是哉先生之言
醇乎醇允矣其為臣鵠也蓋先生之學所以本諸身者
如此因以教于家啟其後人至倉卒不亂如臨師保如
式珙球聞先生之風亦足以興矣既又讀其門人方曼
公翰簡之狀得悉先生平生如約以褫躬儉以訓家惠
以和鄉里皆縷縷可述而大端一本之孝弟蓋自高祖
東園公以儒術起家再傳至存吾公稍進為教官及先

生昆季而日大先生遂授之天樞父子兄弟世以學行
文章相友入其門雍雍如也先生垂老猶手持一編率
諸子課業風雨晦冥不輟金氏之興有由然矣先生雖
不遇以韋布終猶及得之天樞不啻其身親之也是為
施于有政嗚呼先生其古逸民之遺而中倫中慮者與
是宜豎之豐碑昭示千古今過者矜式先生諱九殿字
承明配某氏享年七十有五天樞名光辰即先生仲子
而先生舊以光辰御史得晉封故又稱封公其他詳狀

中

表曰邈潛德於東國以箕以裘五世而昌紹家聲于儒術遞相師友再傳而益光蔚起中臺蹇蹇諤諤不負天子不負所學庶幾夙夜永有譽於先覺

累封太恭人加贈淑人劉母貞節周氏墓表

予與去非同舉南宮三十年出處去就多步去非後塵稱同志去非少而孤育於母周太夫人以有成視予所遭又有同者憶癸亥同官尚璽時去非每念太夫人年

高欲謝去已而竟去將發聞艱予為之分痛相別六七年又得聚首京師老而益親每論心道故忘其非同氣也久之去非遷南司馬行矣遂持太夫人狀而請墓道之文于予予讀之復痛痛去非之母似吾母也嗟乎非予又誰為去非道母德者因特表之墓道曰劉母貞節太夫人周氏女中鬚眉也有古孟歐之風馬生而端慧父曰鹿野公擇婿得贈公于歸若干年而贈公奮自諸生登隆慶戊辰進士世稱華江先生褒然儒者也未拜

命以疾卒于邸時太夫人偕來京師所舉二子長者十四齡曰炆次五齡曰定國即去非也皆邁疾且劇二女子又殤太夫人且顧且號晝夜不交睫而忍死以二子扶櫬歸涉江溯河凌風濤不測中幾葬魚腹者數矣太夫人輒拿他舟載二子而身依贈公櫬攀號以濟自此稍稍病悸病中取女紅自力不輟久之復病痿宛轉牀褥三十年時誦佛號皈依淨土稱未亡人而已初太夫人之稱未亡也撫棺而泣曰死非吾所難念君讀盡天

下書常扼腕當世之故頗欲有所發明而竟齋志以歿
吾姑留此身以待二子聞者哀之比二子頭角漸露則
次第授以父書誠曰在昔爾父坐一室披簡編如對嚴
賓耳目無他營卒底於成爾曹能如是吾亦何憂二子
益奮久之長君以萬歷戊子舉于鄉去非則遲至辛丑
成進士太夫人為之色喜猶時飭二子曰幸有今日無
負爾父志可也其後長君自滕縣令考滿貤封積官至
同知去非歿歷中外遭時中廢會貞皇帝登極三起官

至尚璽丞猶不忍割裾太夫人曰三命異數也而忍傲之如臣誼何且幸際覃恩進爾父清華亦慰吾志耳去非跪受教上京師改官太僕少卿晉贈公如其官太夫人垂病聞之含笑而逝乃者去非又以光祿卿晉贈公如其官且推贈公所生如其官而去非自為令積至今官所稱慷慨發明當世者亦已見其大概今而後太夫人可以報地下矣嗚呼一婦人耳相夫有成矣又翼二子有成以繼志不愧其言如握券而償生賢于死多矣撫

棺一慟皎然志氣感天地泣鬼神世以為純貞其他婦
德多可紀者太公即世時贈公方上春官諸舍殮皆太
夫人身任之而衷于禮不遺贈公以所憾其教孝如是
贈公遊學昆季私析產太夫人持之不得僅取所析之
餘者示承祖意及覺覺撫孤之日昆季欲還所讓產不
可曰此夫子志也其教弟如是伯翁守泉公晚舉子而
有佚志太夫人身任母道閑之惟謹卒以成立其親族
子女之無依者往往收撫之繼以婚嫁其教慈如是方

歸贈公頗食貧則盡出其簪珥綺繒以椎布自前身操井臼既寡貧益甚日以女紅給饔飧且佐二子束修從師而口啖餽粥竟坐是以癯其教勤且儉如是節嗇之餘又得羨金稍拓廳事基曰吾後必大又喜周人急宗黨中諸爨火不能舉者病無醫者喪無具者率走向太夫人為之經紀晚貴視二子祿漸厚益好施不倦未嘗讀書識字而能辨古人大義或以事質者得其片言冰解而去視二子所交客時從屏後偵輒知其端衰即端

士勉具飲食資麗益非是坐趣之去其種種才識如是
方之孟母歐母間當無所軒輊卒啟去非為時名卿宜
矣卒年七十八兩封太孺人進太恭人加贈淑人先是
督學使者錢公櫟奉詔旌其門曰貞慈榮壽而太守盧
公復采懿行載之郡乘嗚呼視予在妊而孤長而不逮
一日養終愧顯揚其親者竟何如耶因灑泣而系之詞
附之碣後

古亦有言殉死非難孰解斯義乃筭者流生不讀書堅

持其志志之所之精以誠通鬼神可避之死而生肉我
良人重開國瑞厥瑞維何如璞斯剖瑚璉未試爰啓後
人善貸斯息一本雙穗靖共司馬承考軼兄曰母所畀
母今已矣若母吾母淵然雪涕

光祿寺少卿周寧宇先生行狀

明興二百餘年至神廟之世士大夫涵濡於道化日久
爭自奮勵進之為功名退之為義節為理學文章彬彬
盛矣然考其時大抵猶矜聲名聲名盛而標榜隨之遂

有朋黨之禍君子惜之獨吾鄉周寧宇先生迴然自樹
於風氣之外雖屢進屢退率隨所至為表見而終不依
附當世獨完大道于渾樸之天可謂蓋代典型後之論
世者尚取衷于斯先生諱應中字正甫寧宇其別號也
先世出宋相益公後自江右徙居睢入國朝再徙會稽
從戎籍也始遷祖曰德轅公德轅生二菴公二菴生朴
素公朴素生古愚公古愚生仁齋公則先生考也世有
隱德而古愚公尤尚義好施人稱為長者仁齋公娶沈

氏生二子長曰岐山公次即先生先生生未彌月而沈
宜人殞於蓐育於伯母王宜人故伯考慎德公遂子之
先生之生也沈宜人夢豕入室祥光迴繞而王宜人亦
夢日投懷以是卜先生他日必貴先生生而岐嶷弱不
好弄長勵志讀書至忘寢食屢應童子試不售而家貧
無繼畧資度讀書無成兩父強之改業時年已二十餘
矣有衛尉者以軍餘坐先生轉漕先生不應拘而庭辱
之乃不勝忿棄其家北上京師落魄日久得給事少京兆

府中治簡牘少京兆邢公見先生氣貌異之呼而前曰
子嘗讀書乎曰然應舉乎曰然即試以文亟加稱賞立
進為館師以其子受業焉竟以邢公得占籍順天補博
士弟子員會予外王父章南洲先生以名儒開絳席都
下名噪公卿間先生從之遊三年盡得其所學又與閩
中名士林璠及北地李海石輩下帷窟室學益進隆慶
庚午舉順天鄉試明年辛未舉進士時先生年三十二
未有室也始聘里中陶氏奉旨歸娶未期而陶殂繼娶

陳氏謁選授直隸元氏知縣先生起家赤貧十年顛沛
淬礪冰霜又得南洲先生指授蚤已立志不羣矣既下
車元氏則慨然慕古循吏之績廉潔自持留心吏治所
至與民興利除害無所撓避民以事至縣庭輒相與延
問如家人即受訊者多所恩宥所持三尺獨以繩豪右
不貸一切苞苴竿牘不得至門居一年政績偉然有巡
方使者駐元氏候代日久先生以邑小供應不堪一日
饋進四菓曰棗梨圓柿巡方得之悟曰豈欲我蚤離元

氏耶即日移節去而心重先生遂舉以調真定真定隸
郡下衝繁特甚先生一意為民如元氏不以簿書期會
擾民其最著者為築城之役真定居京師右輔鄰邊徼
無城歲遣防秋戍卒自別郡至者若干人則歲有戍卒
金錢會承平日久秋防祇文具而所設戍卒金錢多屬
文武吏士瓜分襲為故事先生曰莫若城真定也亟請
於當事當事爭難之度不效誰任辜者而太守某持之
尤力先生請身任其役即不效亦身任其辜當事不得

已姑聽之先生乃召邑中諸父老與謀計里而派役欣然受命因起土為磚採石為灰其衡量度數與良楮之品多先生手自監定久之城工成萬雉巍然甲於三輔僅取縣賦及防秋錢一歲而足上官大慚先生又疏濬沱河以通水利教民種稻田北方水田實自先生始其後徐尚璽貞明踵而行之邑患盜先生以保甲法清之有兄弟三人為盜者訊得情特貰一人以全宗祧其數政寬猛相濟多類此民有一庶如水萬井風恬之謠會

梁尚書有子怙勢橫鄉里先生懲之以法中貴馮保為其父母塋地樹崇楔先生獨不署名並憾之切骨而江陵相於先生為南宮舉主又嘗移書刺其奪情在位亦大恚于是向之爭言築城不便者咸以先生為贊當大計遂誣以贓私過吏部堂堂大呼曰周知縣貪先生亦大聲應曰知縣不貪顧問真定守守曰委不貪第坐傲耳乃調湖廣崇陽崇陽巖邑也積弊相沿閭左民為勢家供繇役苦不堪則逃亡轉徙邑乃大困時朝廷有

清丈天下戶田之令有司多文具應之先生徧歷窮鄉
赤日中行隴畝揮汗如雨遂逐畝逐戶一體起科人無
漏者而賦役以均小民如出湯火然勢家終病之有縉
紳招飲投蔓毒害先生歸至夜半毒發一嘔而解先生
亦不言第亟著冊而崇府審理之報至矣頃之上官已
遣署篆者亟索篆先生持篆弗與曰公事未竟時庭中
郎吏皆散去先生手自持篆印戶田冊日夜以萬計目
不交睫者浹旬冊成召主者一一給之又存冊于官以

為永憲而先生乃行崇陽之人至今呼其田為周田先生又著便民三苦論言言可涕也後入縣誌云庚辰大計仍以諸權倖下石復列不謹坐錮先生既歸田官橐蕭然時慎德公已捐館而仁齋公遐齡在堂貧無以養也先生率陳宜人躬執爨以侍晨昏或時治圃與傭奴雜作所以承懽者百方備至仁齋公亦安之忘其子之在錮籍也越二十餘年都御史艾穆特疏薦先生時陸莊簡公為太宰號憐才素知先生獨病察典二百年成

例難破及得中丞疏喜甚即會訪九卿科道百口訟冤
遂奉旨起先生原官補直隸曲周知縣不數月陞河間
府同知連擢山西潞安兵備僉事故太宰王國光里居
坐不法有司多不敢問先生按治之王竟伏辜而其私
人在朝者百足擠先生復論調家居七年壬寅再起湖
廣荆南道荆地臨長江漕舟時虞覆溺先生酌為幫運
支收之法官民兩便之楚藩搆亂殺巡撫趙某獨憚先
生威名聞先生至拱手就縛先生復疏請為未然之防

在荆南三年于民生吏治無事不講求既一一得其要
領則著風憲錄行於世而三年中所積鍰金以萬計悉
推以惠地方或設賑民倉備賑或疏沙市河便涉或所
在起義塚或繕城或建閘皆百世利也朝廷有知先生
者內擢光祿少卿將大用之而荊州司理王三善僉邪
士也先生嘗以法懲其胥役坐憾及先生去任竟以大
計中傷於史按君轉嗾南北交章復論調然公道愈彰
當事者方懸霸州兵備待先生需次巡撫先生曰吾老

矣不能事羣少年再辱也遂抗疏自理枉狀故事坐察
無自理者因奉嚴旨歸先生雅負經濟之畧雖遭中廢
時時不忘當世及再廢再起益侃侃發抒思得一當以
展平生而竟為宵人所構不究於用識者恨之瀕年時
事孔亟內地戒嚴真定人多追誦先生築城功朝士傳
之皆傾慕爭欲推轂先生而先生老矣杜門却掃不以
姓氏通人間亦絕口不道平生事即海內知己如北地
趙夢白吳中姜仲文及吾浙丁長孺數人間相聞問亦

落落間濶夢白起冢宰嘗移書先生欲為先生進一階
先生不答及夢白坐黨人禍遣戍始答書唁之其介如
此先生林居後終日危坐一編課子暇則覃思著述積
至數百卷皆道其胷中所得與身所經歷處一字不蹈
前人非文章非語錄信手疾書其深處徃徃與圖書之
言相表裏一夕夢神人囑曰子著述盈箱盡洩天巧犯
造物忌自今當還之造物弗著一辭先生懼然悟遂絕
筆焉時戊辰長至前一日也明年冬先生年九十先期

語諸子曰吾將歸矣及屬纊家人忽聞空中車馬聲填然而先生遂逝先生廣額豐頤神采英毅雙眸炯炯望而知為正人其處心積慮動可質天日切切以康濟生民為己任居恒抱拙自守若一無用於世者至臨利害遇事變奮然肩承百折不挫自少歷艱苦敝衣菲食於耳目玩好一無所庸登其堂凝塵滿座入其室殘書數卷而已蚤年意氣豪舉不可一世中更困折深自動忍一變為溫恭矯輕警惰時時若將不及顧專用心于內

歛跡韜藏其深造自得有人所不及知者始先生以幼
失怙撫于王宜人非為人後之義也及縣令考滿頒綸
命先生曰育我者已矣非一命無以慰九原生我者尚
有待也遂貤封慎德及仁齋即世且無後先生從里居
上疏歸宗并乞覃恩封典于所生朝廷許之因贈仁齋
亦光祿少卿異數也子三人女二人皆陳宜人所出長
惺例貢生後先生數月卒娶劉氏予族姑也生子熙乾
邑庠生次正國太學生娶陶氏繼娶趙氏生子祖清祖

獻次愧邑庠生娶秦氏生子熙咸祖茂女一適陶崇烈
邑庠生一蚤卒先生生于嘉靖庚午六月初五日卒于
崇禎己巳十一月十二日墓在破塘里之某山陳宜人
先先生卒葬已若干年自有狀至是啟壙以先生合葬
則庚午之十二月某日也正國輩既襄厥事乃手撰先
生行實造宗周而請狀焉宗周不敏以外王父通家之
誼辱先生愛最久誼不得辭敬為之詮次如此宗周束
髮侍先生以迄于茲每見先生進道之力歲異而月不

同晚年德盛禮恭淵乎莫測涯涘窺其所得殆堯夫茂叔之流近世儒者不足道也近復得其遺稿讀之益為之歛衽顧予猶自愧管窺不足模先生萬一尚俟立言大君子詳核其所未盡而誌之而傳之以垂不朽則世道幸甚謹狀

先考誥贈通議大夫順天府府尹秦臺府君暨先妣誥贈淑人貞節章太淑人行狀

不肖生不及見先君子長而僅獲所聞焉音容

行履總歸惘惘無端緒可紀重以茹痛之極即
在先慈膝下亦不忍致詢生平始末以故益不
詳向有短狀藉以請誌于大人先生如黃口小
兒作啼聲未有當也荏苒歲華滋懼潛德未彰
為千秋遺恨謹更端次序以及先慈太恭人如
左

先考秦臺府君劉氏諱坡字汝峻行第四十七位世家
山陰水澄里先世出漢苗裔始家山陰者曰縣慕公文

質五傳為贈兵部右侍郎怡軒公鐸怡軒生守直公濟
守直生茅山公槩茅山生兼峰公煇兼峰公娶陳氏生
三子長即府君府君生于嘉靖戊申十二月初三日丑
時越乙丑年十八補會稽縣儒學生戊辰娶我太恭人
又九年病卒是為萬歷丁丑八月二十三日卯時府君
先舉一女既卒之明年正月而子宗周生又二十三年
辛丑宗周舉進士甲辰授官行人先是辛丑九月神廟
冊立東宮覃恩宗周已身逢慶典至是授官例得貤贈

府君修職郎行人司行人蓋異數也又十有七年今上
改元天啟辛酉宗周自廢籍起官儀曹郎復用登極恩
晉贈府君承德郎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又二年癸亥
宗周連擢同寺卿復用皇子生恩晉贈府君中憲大夫
太僕寺少卿乙丑宗周即家起右通政辭遂奉嚴旨削
籍并奪府君誥嗚呼家門之禍尚忍言哉府君生而瓌
秀弱不好弄大父延師教之授以舉子業甫韶而能文
年十二試童子邑令楊公賞之錄名上府太守某公偶

顧府君則訝曰孺子乃得濫竽何令君之眊也即留侍
席間面試立就出語多警拔則又詫異曰果佳兒也然
不宜速成錫以楮筆而出頃之丁陳安人憂既免喪而
進膠庠則名籍籍起藝林矣嗣後三舉棘試庚午癸酉
皆為巡按御史識拔御史臨塲試通省士百不收一二
得雋者為殊遇人或賀府君曰劉君見小敵怯見大敵
勇迄于丙子竟未及聽鹿鳴而卒府君體素羸每入棘
闈輒眩憤日中乃愈一拭目操觚疾書不加點隻字而

文理豐美人盡以冠軍期之外大父南洲先生夙負人
倫鑑每射覆科名士十不爽一二而獨失之府君府君
之弗售殆命耶乃宗周讀府君遺書二十年而脫穎去
抑又何也宗周少多病歲讀書不能以日月計自愧疏
略而每獲僥倖從天啟入棘闈若有神助人皆曰此先
公之靈也及宗周既第又不能入官數請告家居忽起
又廢又起未嘗及一考竟得以三命貤封皆覃恩數
事若非偶然者人又曰此先公之靈也洵然哉府君春

秋僅三十而以所未盡者憑于遺腹子之身如取諸寄
即曰不于其身于其子猶二之也乃今者以宗周不肖
事明主自干大戮致上累府君嗚呼痛哉府君性至孝
喪陳安人時年甫十五六哀毀踰成人大父感之不再
娶以義夫終府君既失恃則恃于祖母茅安人及茅安
人歿府君哭之哀如喪先妣時有科舉之試縣已拔高
等及府試遭喪輒告罷或曰國制無期喪不應舉者府
君泣然曰方寸亂矣豈能操筆作試牘竟不可奪府君

嘗讀書羅文懿公家久之歸謂大父曰比處羅氏見其父子兄弟皆有禮教不似吾門苟簡者兒願取以為法大父聞而喜之府君素褊急自此力加矯治德器日底於和粹而家庭間風尚幾一變接吾太恭人相敬如賓友無故不晝處于內見燭乃入即內處亦無不冠不履時女兄育于乳媪府君未嘗手授提抱必自太恭人轉相接也其矜嚴好禮如此府君褻躬岸飭動履必謹所御衣冠圖史皆有常度無或即于褻居恒閉戶讀書目

不習浮薄之態意惟恐晚之所交里中長者中人皆
愛而敬焉嗚呼天實鍾府君之德以孝弟禮法為士林
坊表而竟嗇于年未試于用宜有後人起而藉府君之
靈以為身後之榮而今也俛得之宗周而又失之倘世
有憑而弔之者曰有是父乃有是子則宗周不肖之戮
永永不朽而府君之靈亦于是不可朽矣乎

先慈章太恭人系出會稽道墟里父穎以學行為海內
士人師稱南洲先生母楊氏太恭人生有懿質自少聞

靜寡言笑先生鍾愛之因命名為淑且卜曰他日必貴
為擇配而難其人會先生教授吾族水澄里府君年方
舞象而嫻于文客偶遺所作至先生所亟賞之問是誰
家兒曰吾擇婿如是可矣先大父因納采而楊安人有
難色曰奈無姑氏何先生曰嫁女嫁兒郎何姑之問意
遂決比歸府君則既遊膠庠矣太恭人肅雖以相有雞
鳴昧旦之風事大父及曾大父母咸得其懽里中人無
不嘖嘖稱賢婦者積十年而府君捐館舍太恭人年二

十七手抱一女子而宗周猶在甞也則誓以死殉先生
慰之曰兒即死奈爾夫無後天道有知假爾生男以報
地下死未晚因操文祭府君曰爾欲有後上叩帝閭且
哭且酌而太恭人勉稱未亡人以待既彌月宗周生當
是時大父之室罄洗矣先生素愛女而楊安人又懟先
生之擇婿也曰僅恃此藐諸孤慮誰為托命者因趣返
太恭人于家太恭人辭以舅氏在堂不得盡婦職歲時
往來起居不遑頃之水澄之居舍又他鬻大父去而依

所親韓氏太恭人尚往來韓氏家不絕踰年韓見却大
父挾兩叔氏投山莊遂聽太恭人大歸母家矣時楊安
人已歿伯仲舅敦手足之情無煩孤寡拮据太恭人顧
刻苦自勵躬操紡績習寒暑以為常迨宗周勝句讀出
則隨先生而入侍太恭人課讀機杼之間未嘗不篝燈
相向也太恭人竟坐是體日癯宗周年十二仲舅萃臺
公司教壽昌先生從之任太恭人慮宗周之失學也特
遣之壽昌從先生時酷暑徒步九十里至即病一足攣

中冬持病侍先生歸明年春足疾瘳復侍先生之壽昌
旋病目經年而愈又明年歸已復侍先生之壽昌又病
目又明年萃臺公遷官去任宗周隨之歸年已十六矣
五年中三上壽昌道千里而險太恭人無絲毫姑息又
屢撓疾不顧而宗周竟以是讀書有成年二十遊膠庠
是秋隨薦于鄉時劉氏不識所謂宗周也一孺子養外
家一日而成名人始知先生之教而推本于太恭人三
遺壽昌不啻孟氏三遷云然太恭人未嘗一色喜也意

若轉自傷者每諭宗周曰勉之無負爾父之志會女兄嫁于章者復寡太恭人哭之奄奄成疾庚子冬宗周依戀膝下不欲上計偕太恭人促之行明年辛丑宗周試南宮得偶放榜之明日太恭人遽以一疾不起人方頌太恭人之教不衰而又傷之曰子可以祿養而母不待惜哉又有解之者曰此未亡人志也一日而立孤一日而殉死者于地下足矣奚其待宗周聞是言而深痛如不欲生也先是大父居山莊日久兩叔父繼歿無依宗

周年且長太恭人數遣宗周迎大父至外家盡晨昏禮
大父處之不樂也旬日復去太恭人徬徨累日歲時必
遺之甘脆太父每歎曰吾不能撫孤反以累婦時大父
年已暮且櫻病及得宗周捷音而霍然則謂宗周曰非
汝母吾安得有今日人又稱太恭人純孝云歲癸卯御
史馬從聘按浙采其事上之朝奉詔旌表貞節之門而
浙東觀察使王公時熙特下所司豎坊于里中顏之曰
宇宙完貞辛酉以宗周官儀曹郎贈安人癸亥以宗周

官同卿加贈恭人天之所以報太恭人者至矣惜宗周之不能為子也始宗周宴鹿鳴而歸天且暮便服謁見太恭人太恭人恚曰爾幸為舉子豈無舉子服而以褻服見也簡親棄禮恐自此始矣宗周急更衣謝罪終不懌而罷一日宗周隨衆謁當途以賄聞太恭人又恚曰爾母之為乎母則有舊飪粥在爾胡出此懼爾福祚之不長宗周得而改之又見宗周氣宇輕浮則時時勅曰無多言多言敗德無多動多動敗事又常曰人須有剛

骨方能自立不然鮮有不敗者其他因事督責類此宗周奉之兢兢不敢忘及違太恭人日遠致過日叢材日薄為明時所廢家食二十年一日立朝思得當以報聖明因上書論政事指斥權璫天子薄其罪不深坐會黨人議起宗周投劾歸未幾黨禍作遂奉旨削奪上及太恭人嗚呼宗周惟不克終奉太恭人教以至于此天乎母之無罪也故宗周仍稱太恭人以志痛云太恭人幽閒靜正得女德之純居恒自操女紅外輒扃戶靜坐終

日不移席動止雍容一中規矩步趨而裳襪不動謦欬之聲未嘗聞廳除處外家子弟往往不言而化有忿爭者得太恭人一言即罷去太恭人喜愠不形每事有不可于心惟終日不語而已笑不至矧怒不至詈其天性然也宗周自少及長奉膝下有年見太恭人一言一動無不關于內則其處心積慮純乎坤道之隤然而剛方之操凜不可犯方之古人栢舟而下不知于孟母何如彼所謂得其子而名益彰以視宗周今日又何如耶昔

范滂以鉤黨坐戮其母謂之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雖
死吾亦無憾若滂母者世所稱賢母猶不免以聲名動
其子稍戾聖賢中道假令太恭人逮今日會見其子坐
鉤黨之戮知其智必出滂母上矣太恭人卒于萬曆辛
丑三月二十八日未時距其生為嘉靖辛亥正月初二
日卯時其卒之年偕府君合葬下蔣之原同邑陶文簡
公既誌其墓而德清許恭簡公又為貞婦傳行於世

劉蕺山集卷十四